

纪念王万贤学长

作者：陆文禾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在波斯顿开会，休息的时候接到王万贤学长的夫人田娜娜的电话。她告诉我，王万贤于八月十六日故去。丧事已经办完，他们的大公子从新加坡回美国来参加葬礼，已经回去了。噩耗突来，故人西逝，想起当年王万贤学长对我的种种关爱，不禁涕泗滂沱。后来唐一华学长说我应该写些什么，我答应了。王万贤的故去不光是他的家人的苦痛，我和他交往多年存留的只有我们互知的细节也随着他的故去而成追忆。我纪念他，写他和我的交往，为了悼亡，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和王万贤的认识是1978年考取研究生之后，他是天文台的研究生，我是师资班英文专业的，互相在学业上没有交集。我没有上过他上的课，他上的英文课和我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因为和天文台的周克诚来往很多，在天文台同学的宿舍里就认识了他。他一口浙江口音，很客气但是很忙。他和我同一天生日，比我整整大七岁，但是这是很多年之后在美国才提起，当时是不知道的。

那个时候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虽然学校在北京，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学不是从北京本市考来的，或者是因为大家考研究生一部分原因是离开当地进北京。不管如何算，原籍是北京人的应该不到百分之十，北京人的痞气和官文化的流氓气在研究生院一点都没有占上风，或者说连气候都没有形成。过了几十年回头看，这在中国不得不是一个例外的状况，因为我后来在北大、清华乃至后来的学生身上，可以清晰地感到痞气的存在。因为这个缘故，研究生院的气氛是非常和善的，互相都是很愿意帮忙的。

1979年，研究生院开始了申请自费出国的热潮，主要是到美国。这个热潮的始末朱学渊学长有专文描述。这个热潮使得师资班的同学常常会得到其他专业同学关于英文的资讯，因为美国大学申请表格的填写方面需要英文。当时中科院的首届研究生大多中学是在中苏友好、排斥英文的时代，外语学的是俄文，他们的英文大多都是后学的。有一天王万贤来找我，问我“大决战”英文怎么翻译。原来他在给美国大学研究生的申请表当中，要强调他参加了浙江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电子技术大会战”，有了什么成果。他淡淡地讲了一句：“秦必达的电子革命的想法还是对的。”我使劲一想才明白，他说的是陈伯达。

在那之后，我1980年秋就到了美国。模模糊糊听人说他比我后几个月也来了美国。只到1982年我从匹茨堡大学转到佛罗里达大学才再次见到他。他和他的夫人田娜娜到灰狗车站来接我。用自行车把我的行李推到他们在Diamond Village（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家属宿舍区），要走很远的路。

王万贤是1980年底到的佛罗里达大学天文系念博士研究生，与他在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专业是对口的。他到美国后就马上办理他的家人来美事宜。没有几个月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就来美国和他团聚

了。他在天文系领取的奖学金按当时国内的生活标准足够他一家的开销。我们研究生院第一个到佛罗里达大学来读研究生的同学是自动化所的韩家源，1980年秋季入学的。王万贤是在韩家源以后一季来到的。韩家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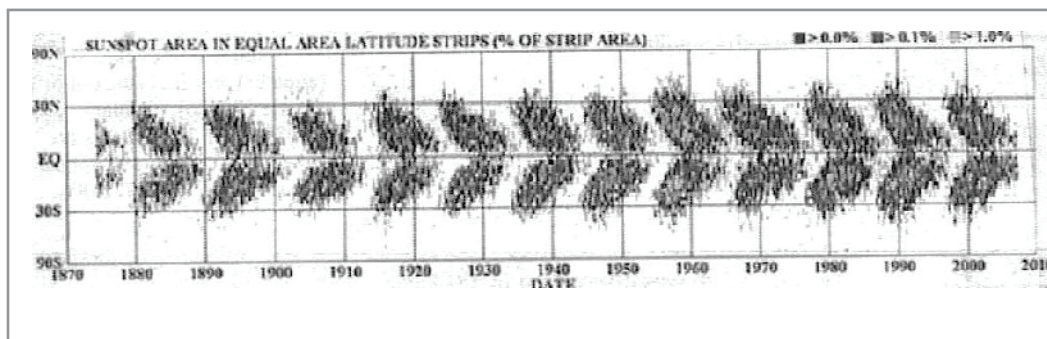
在佛罗里达大学数学系念了一年就转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去了。韩家源走后，王万贤就成了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同学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元老。物理所的唐一华和冯群、自动化所的毛进同，还有低我们一届的周大卫，都是在1981年到到的。他们这几位都是在佛罗里达大学物理系。还有一位何进同学只读了一年就转走了。1982年秋，我转到佛罗里达大学，过了几天，原来物理所的杨晓青也转来了。我们这些原来研究生院的同学，在后来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交往。

我刚到佛罗里达大学不久，我们当中就有同学收到原来化学所的冯翹同学的来函，呼吁援助原化学所的袁和同学，称其因病被取消了奖学金，但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在病痛中坚持争取学位。联属的还有和冯翹同在IIT的钱思进、郭东升等人。当时大家都很感动，虽然同学们都不是很宽裕，但都尽力捐助，捐款寄给了冯翹，袁和后来来函感谢。我记得王万贤也参加了捐助，虽然他要养家糊口，经济上比其他人要更紧一些。行文至此，想起袁和同学于1983年6月辞世，已经32年了。

佛罗里达大学所在地Gainesville处于佛罗里达州的北部，75号公路就从旁经过。是除了美国东北部之外其他各州到佛罗里达中南部度假的必经之道。为了避寒而到佛罗里达度假的同学们常常在我们这里歇脚。记得原来天文台的同届同学周稼祥，转到俄亥俄州的韩家源与顾丽萍，后来转到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的冯翹，在圣路易斯的曾晓明都曾经和他们的校友结伴路过我们这里，每次王万贤都是最热情地接待。我的弟弟陆文羽1982年冬来我这里，我正好要外出，他就在王万贤那里白吃了三个礼拜。

对于这些过往的同学和比他自己后来的同学，王万贤夫妇一律都给以最热情的接待。我得到的眷顾更多，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家眷，在王万贤1985年毕业之前，约有三年多的光景吧，我每个星期天或者星期六都去他那里蹭一顿饭。他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

王万贤在佛罗里达大学期间一个博士读了四年多一点是很快的进度，因此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和我讨论很多事情。但是这并不说明他没有他的看法。记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内的一个英文翻译出走了，但是后来在美国的境遇并不好，其文



王万贤研究的太阳黑子蝴蝶图。

王万贤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皆有很高的造诣，曾先后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数学上，还找出“格林函数三维空间”的精确表达方式，这在世界上尚属首创，也因在世界上第一个用解析的方法算出格林函数在柱面坐标系下的变量分离表达式，被誉为“美国科学工程名人”。

（网络图）

章的结论是，这个人背叛了祖国所以一定混不好。这种文章现在也可以常常看到。记得当时我提起了这件事，王万贤就笑笑说，这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其他的专长。念文科路走不通是在预料之中的。我当然马上表示同意。

万贤1946年1月2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海，祖上好像也一直在那里，普通人家出身。宁海是在宁波的南面。他是宁海一中的高材生，1962年高考浙江省留了几个好学生在本省。王万贤进的是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据他说是浙江大学最难的一个系。按年资他应该是1967年毕业生，后来一直在浙江工作直到考到北京去。他在浙江生活了32年。推想起来他大概没有碰到很多政治上的坎坷，所以才有心思和精神头去搞陈伯达的电子技术革命。

他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天文系很有名。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功，每天在天文系的研究生专用办公室总要泡到半夜一点才骑自行车回来。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在那里看书，旁边其他研究生见到我来了，跟我眨眼，用手笔画着“王万贤在读书，不会搭理你”。果然，我站在他斜对面很久，他都没有抬起头来，心无旁骛地看他的书。另一方面是他的功课好，天文系博士的资格考一向很难，他的分数打破了记录。不过，后来我们和去了其他学校的学生交流发现，王万贤在佛罗里达大学这样的表现在我们那一届的来自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比如周稼祥就说过他所在的奥克拉荷马大学物理系，三个大陆的学生一考试就是前三名。那个时代出来的留学生大体就是这样读书的，成绩也是好的。

（下接第B3版→）